

梦寻准噶尔

姚华祥 /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梦寻准噶尔

姚华祥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寻准噶尔/姚华祥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80756-081-4

I. 梦… II. 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9976 号

梦寻准噶尔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5825298 5825226 5825228
传 真 0994-5822600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56-081-4
定 价 30.00 元

谨以此书

吟诵为祖国西域边陲栉风沐雨饮血泣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

献给唏嘘万千回肠荡气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宏的屯
垦戍边的军垦事业

内容提要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全国五湖四海各路精英齐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种政治标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习性思维方式行为惯性良莠荟萃，大碰撞，大融合，分析择别，激浊扬清。

新的文化，新的生活，襟宽德厚的兵团军垦战士，在屯垦戍边的历史舞台上，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尽情的张扬，演绎出了各自人生寻梦中，那一幕幕刻骨铭心鲜活生动的历史悲喜剧。

天津支边青年边军，怎么也摆脱不了刑满新生人员川娃子的影子，连队上的人都说，他俩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倍儿像！为什么？

边军和四川幺妹不离不弃的生瓜蛋子的爱情，还有着上海支边青年前进要入党要转干欲言又止的爱情矜持，这些光脆不甜的爱情在哪里？

十九连打色狼小分队传言，前进风流糊涂案，四眼激情杀人事件，北沙窝绮丽的寒冬，葫芦海子明媚的春天……风中雨中雪雾中，人们不断地追寻着，那个让准噶尔北沙窝晒红了又吹黑了的梦境，我的追寻我的梦，你究竟在哪里？

本小说所讲述的，就是这个时期在军垦连队十九连所发生的，兵团军垦人生活劳动的歌声笑声中还蕴含着泪珠子的故事。

往事如烟，青春似火。热血情烈，生活如歌。

寻梦岁月，真心你我。曾几相似，天作偶合。

第一章

一声起床号在北沙窝浩瀚的荒漠戈壁上空响起，将黎明时分漆黑的夜幕撕裂得生响。

边军还在睡意的朦胧中，不知道骤然间发生了什么，自己仿佛一下子就被罩进了一个潮湿浑浊的大麻袋里，又憋气又难闻，令他喘不过一点气来，眼前看不见一丝的亮光。这大麻袋肯定是十九连大场上的，在天津老家可是真没见过，又大又宽又厚实，三条汉子装进去都还结结实实的。它可能什么都装过，发了霉的麻绳味麦秸秆味苜蓿味麸皮味，可能还拉到连队的四角单位猪场牛圈羊群马号用过，一股股的猪屎牛粪马粪味儿，还有羊屎蛋辛辣刺眼的那种味儿，反正连队上的臭味它都有了。

“起床了，起床了，都赶快起床了！”

他听出来了，这是令他有点发憊还最恶心的，有着贫下中农、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三块钢板的那个人，就是在连里号称一号大色狼，这些天来在社教运动里闹腾得好生了得的武大锤子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他仿佛又看到了在玉米地里，撞上这个大锤子撅着光屁股糟践女人的那一幕，好不恶心人哪！十九连的人把有男女作风的人，都叫作大锤子或者钻井队长什么的，真是既形象又恶心。

那是在麦子地里，他和赖货口渴难耐，贼模贼样地跑到菜地偷摘了大班点种的老黄瓜。大粪浇出来的，就该他小子倒霉，没几分钟就闹开了肚子疼，揪着肠子地疼，实在是熬不住了，他脚打屁股眼地往旁边的苞谷地里钻，一大步一大步地往前跨着跑，再慢一会儿，就像陆娃子讲的那样，非给他标上一裤裆不得行，打标——枪的嘛！

他撩开眼前的苞谷叶子，一下子就冲了进去。

“啊！这是在干嘛哪？”他看见了那惊人的一幕。大班长武大贵精光着屁股

腭眼朝天，一张原本端正的四方脸，此时此刻，可能是兴奋加惊恐，乌抓乌抓地一张种猪脸扭了过来。猪场里的老种猪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恐怖了，骚劲太大太足了嘛，满脸的褶子，都憋得彻底地变了形了，谁见了都说这家伙长得吓人，长得恶心。这个武大锤子，平日里看起来还不错的小眼睛，怎么变成了一对白鸡眼了，平展的大磨盘子脸，怎么沟沟壑壑地也扭曲了。哎，他身子底下好像还压着一个女人，这是在干什么？啊！是在干坏事！他妈的！这一幕骤然间的恶心深深地定格在了边军的脑海里。

“哎哟，我的亲妈妈哟！”他闭着眼睛心里叫唤着慌忙逃了出去。不一会儿，才看见同班的小寡妇从玉米地里低着脑袋走了出来，武大锤子也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从地的西头晃了出来。

“他妈的，还是转业军人，还是共产党员呢，怎么能干这样的坏事儿？”

边军朦胧中还感觉到整个世界在不停地喧嚣着躁动着紧迫着。不知道为什么？他纳闷，这黑麻咕咚大清早哇啦哇啦的号声，是连部司号员小童吹的，还是前进那小子用大喇叭放的，声音倒是响得炸人的头皮。前进这个代理文教是个上海支边青年，成天戴着酱色宽边眼镜，一看就是个典型的文化人，那家伙是在1964年6月高中毕业支边来到这个葫芦海子十九连的。

“这起床号肯定就是他给放的，要不然，他哪来这么大的牛劲，操他大爷的。”他真想狠狠地骂上一句。

连里前几天才从外面进来了一台小发电机，一天发电只有两个小时，晚上一个半小时，早晨就半小时。因为电力不足，边军住的地窝子还没有通上电，就是通上电的地方，电灯泡也是亮得不咋地，钨丝红不拉叽还一闪一闪的，好像随时都在提醒着你，马上就要熄灯了，赶快准备准备吧。你说，这照明不咋地吧，可让前进这小子放起大喇叭来，他倒是毫不稀松，嘎嘣嘎嘣地就像在人脑门子上撸炮仗子。真是烦透了！

边军还沉浸在那个色彩斑斓的梦境里呢。

那个地方好像是在天津老家的人民公园，到处都是鲜花和飘动的红领巾；又好像是在葫芦海子十九连的梧桐林子里，红的红柳花，黄的梧桐叶，绿的芦苇丛，许许多多的知名和不知名的鲜花野草；怎么好像是在连队的条田地里，黄黄的油菜花，圆圆的向日葵，时不时地还会飞来飞去一只只小蜜蜂小蝴蝶……还有小不点、胡朋、陈卓、来赛、么事几个天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支边来的哥儿们哪，有赖货、小山东、洋芋蛋、陆娃子几个来自河南山东甘肃四川的儿马蛋子。

哎！还有李蜀娟，就是那个说着川普口音，扎着两只麦穗小辫，喜欢穿着一件小方格花衬衣，一说话就先开芙蓉花的四川姑娘么妹。

这个幺妹，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看，不论你从什么时候哪个方面看到她，她都会给你一种水汪汪的感觉，水汪汪的眼睛，水汪汪的嘴唇，水汪汪的笑脸，水汪汪的声音，一副出水芙蓉自然天成的模样，就像有些文化人说的那样眉不描而黛，唇不点而朱什么的。啊哟，在北沙窝这个戈壁滩上，你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心跳，你想你是个啥子样的感觉吗？

人家幺妹就是一个这么抻得展的女娃儿嘛！陆娃子一听别人说起幺妹就会这样子骄傲地吼起。胡日鬼说得好：噢一你说的那个川妹子啥，哎，人家长得就是个飞（水）汪汪的么，鲜鲜地——嫩嫩地——哎！一掐，一股子飞（水）么！胡日鬼名字叫胡子贵，典型的一个老甘，一个洋芋蛋，就是大家说的那个甘肃人。连长张大炮那个河南话说起来更有味道，满口能惊破葫芦海子的河南高腔：呷——呷，呷，呷！恁说啥嘞？是叫我说嘞，叫我说吧，那是山东嘞大葱河南嘞蒜，甘肃青海洋芋蛋，四川嘞闺女啊，不用看！不用看是啥意思？就是说不用看了，不用说了呗，就知道人家姑娘长得那真是齐整！齐整又是啥意思？大家都听得懂，就是河南大裤裆说谁谁长得中长得好看呗。呷——人家四川嘞闺女长得就是中，花骨朵儿呗……

胡日鬼还对边军说：哎，生瓜蛋子，我看你和幺妹两个是对上眼了，是不是？哪里？没有，没有……哎哟喂！年轻人，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我这个老帮子一眼就看穿了，你就是一个生瓜蛋子，熟了还不熟，不熟还要熟。要知道，你没看见她有一双牵着你小魂的麦穗辫辫子，还有一双能淹死你的水汪汪大眼睛吗？你信不信，你不信？我看你啊，也是一个跳不出羊圈的羊娃子，一个挣不出脖套的儿马蛋子。

羞得噎得边军说不出一个字来，直挠后脑勺子。咱们本来就不是一个说黄就黄说熟就熟的黄蛋子瓜嘛，哪像你们这些熟透了的老铁皮，熟透了，还酒糟了呢。

前进还喜欢抽调幺妹写稿子办墙报，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我怎么向幺妹表白，这怎么能好意思呢？可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啊，老胡也是这样说的呀。

他仿佛又感觉到自己还是在那个老家天津卫。

天津这个新兴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躁动不安。天色还没放亮，人们就像一群心地乱糟糟手脚忙乱的小蝗虫在蠕动着。您瞧，宽宽的大街上，窄窄的巷道里，汽车的喇叭声，电车的滋滋啦啦声，自行车的叮叮当当声，满街小贩的吆喝声，还听到了咱天津人喜欢调侃的叽喳声，就是玩相声的那个包袱儿贯口儿柳活儿真喂儿，还有什么逗你玩儿，五大道上、中心花园、海河岸畔，到处都是人流

涌动熙熙攘攘的。为嘛？哎，一句话，人太多了呗。河北路深巷里自家那个挪不开屁股的小屋里，响着姑妈一声紧似一声的絮叨声：“小顺，这孩子，还不起床，都几点了……”偶尔还传来姑父一声又一声沉闷的咳嗽声，夹杂着一口接一口吐浓痰声，他对这些熟悉而又无奈的声音厌烦极了。他竭力想睁开眼睛，坐起身子，可是双眼怎么也睁不开，四肢酸疼的一点都动弹不得了。

他还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小顾，快起来，要吃饭了，时间来不及了。吃饭，他仿佛嚼到了白面烙饼香丝丝的甜味。怎么还有家里过大年的时候，才有的那个热乎乎油腻腻香喷喷的狗不理包子，还有桂发祥大麻花、耳朵眼炸糕……还有家里做的那个四喜丸子，就是把荸荠木耳什么的剁碎了和肉馅搅和在一起，团的又大又圆的，再放到锅里美美的那么一蒸，个个大肉丸子倍儿瓷实倍滑溜儿。姑妈还特意在里面给他煮个鸡蛋，鸡蛋是又白又嫩的，喝！那可真是叫做倍儿香倍儿香的啊！

他感觉到饥饿难耐了，嗓子眼好像还在冒火，怎么刺刺啦啦地冒着烟哪？他竭力强迫自己一定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这究竟是个嘛事儿啊？

“夏季里（吗这）到了这，女儿心上焦，女儿心上焦，石榴花地个籽儿呀，赛呀赛过了玛瑙呀。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伸手摘一朵……”

喇叭里又传来了团文艺宣传队贼漂亮的姑娘小伙儿们的歌声，他们演唱的是大西北的《花儿与少年》。你可以听到大喇叭里锯二胡吹笛子砸洋琴跑调走音刺刺啦啦的，可就是这样的一种声音，也绝对让十九连的男女老少为之陶醉为之倾倒了，这可是葫芦海子最美妙的天籁之音哪！在这个北沙窝里，还有什么能让自己的心灵，随着这个歌声一起理想一起涌动，心窝窝子里一起发颤呢。但在此时此刻里，这个歌声，却让已经清醒了许多的边军产生了一丝丝青涩酸楚的滋味。

不是！这不是在天津老家那个挪不开窝的小宅子里，这是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可是在天山脚下准噶尔盆地吉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北沙窝。

噢，苏秀才这个文化人说，这个准噶尔的称呼是蒙古语，意思是个左翼的意思，还不错。还有那么一点现代化革命化。是的，我现在就在一个叫葫芦海子的军垦连队——十九连的大班宿舍里，就是那个半截子露在地皮上，半截子还藏在地底下的半地窝子里。这里的气候干燥，吸进去的是干风，呼出来的依然是干风，抽进去的是火焰，吐出来的还是那个火焰。自己已经由海河边上泡澡的混小子，变成了身着军装的兵团军垦战士了。

这个时候，边军才迷瞪出来这号声就是那个上海鸭子干的好事，还听到了地窝子里早已经是里里外外嘈杂翻腾起来了，就像寂静的连部羊肠小道上挤过了一

群牛哪羊啊什么的。好家伙，这些个北京痞子四川龟儿子上海瘪三天津卫嘴子，河南赖货山东棒槌新疆老缠头湖北九头鸟……歪瓜裂枣疙疙瘩梨五马六货南腔北调的声音，这可是一种大家都在争先进创模范当五好战士不甘落后的声音。要上班了，同志，那你就得赶紧起床刷牙洗脸吃饭操家伙，上班抢夏收割麦子去啊，这可不是在家当学生当二流子，耍个赖皮娇气什么的，这里可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军垦部队了，嘛事儿都是钉对钉铆对铆的啊。

哎，你自己要耍赖要落后，不想起床，经不起考验，还这样恨人家。你小子这不也是一个歪瓜裂枣疙疙瘩梨吗？他好像也听到了赖货在损他的声音。在这样一个革命化准军事化的军垦连队里，你稍微磨蹭迟疑一会，就会落在别人的后边。大家都在兵荒马乱地赶着上班，倒让边军感觉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被大家无情地抛弃在了漫无边际的茫茫戈壁荒滩上。他在朦胧中竭力要找寻到大家，赶上大家的脚步，可自己却怎么也找不到，怎么赶也赶不上，鸟怕离群，人怕离队啊。

他仿佛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戈壁滩腐朽了千百年的虚土碱包上，一踩一个空，一脚一个趔趄，浑身上下都是白花花的碱土。茫茫无际的戈壁荒滩上，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又是沙包又是沙山，又是红柳梭梭又是枇杷柴铃铛刺骆驼刺……还有使着绊子的碱蒿子芦苇稞子，环顾四周，自己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无助。真是恨死了烦透了！哥们儿啊，我不骂和我一个地窝子的哥们儿弟兄，我还能去骂谁呀？

他的鼻孔嗓子眼都在冒着火焰，他伸出手来捋了捋自己的鸡脖子，怎么里面好像还卡着小咬蠓蠓虫，这里的小咬蠓虫可是多的能吃人，就别说那个大蚊子了，葫芦海子最攒劲的就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五个蛤蟆一麻袋嘛，大的邪乎哦，邪门啊！

怎么又传来了一阵的笑声。

好像大家伙儿都在玉米地里油菜地里锄草，在麦子地里悉悉索索的抢收庄稼。

“娘了个——现在是夏收季节，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两成丢，我们是虎口夺粮狼窝里掏家伙。”这是连长张大炮在大声喊着，“现在戈壁滩上的大日头，把地里的麦子都点着了，时间不等人，季节不饶人哪。”他是个典型的河南人，说个话好拖个胡辣汤腔，就是那些河南人喝胡辣汤给喝出来的腔调，满脸的表情还丰富得像河南人穿的大裤裆那样，有里子有面子还有不老少的褶褶子。在这里，小小的原始状态的葫芦海子，十八团五分场的军垦连队十九连，人人都在努力都在大突击，都要革命，都在猛进，这可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军垦部队的生活和劳动，谁都不愿意落在后面啊！

边军在朦胧的意识中，极力辨别着自己所在的地窝子里的方位，辨别着宿舍里这十几个年轻人。地窝子的潮湿味发霉味煤油味臭鞋酸袜子味，还有发了臭的咸菜味，搅和着一股股捂了一整夜被窝里的臭味，不断的飘了过来，他这才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真正所在。

那个刑满释放新生人员潘雷昨天晚上肯定就没有睡觉。

国民党上尉政治指导员，够吓人的了，没办法？谁让他小子以前当过这么露脸的大官，不过现在时代变了，那就该他小子活该。大家都叫他潘地雷，绊地雷，一个危险分子呗。不知道连里为什么把他安排在这个地窝子里住的，好像潘上尉已经洗漱好了，一个苞谷发糕就着一碗苞谷面糊糊，还有几根老咸菜早就已经下肚了，正在收拾着割麦子的镰刀，时刻准备着出发呢。镰刀咋还碰的叮当乱响，好像是让大家都知道他的镰刀是最锃光瓦亮的了。这个潘上尉的称呼，那可不是随便就这么叫的，你要是这样当面喊他一嗓子，那还不把他吓的尿一裤子。

“我——儿——吹——号——嘀——嗒——嗒——嘀——”赖货还在被子里没有动窝，就闭着眼睛泼皮起来。“谁在撒癔症咧？咦——吃饭了——傻席！再不吃就没有嘞。”也是的，这个时辰正是年轻人打都打不醒的时候，要想唤起兴奋头来，只有叫唤着吃饭了，河南娃真是聪明，闭着眼睛，他就知道这个道理。他一脸不怎么规则的黑痞子，好像天上飞过去的麻嘎子，就是十九连满天飞的小麻雀，随便洒下的麻嘎子屎，大大小小地给他撒了一脸，让人看到了他实诚憨厚之中又透出几分的狡猾和赖皮。

“龟儿子，给老子，吵啥子嘛——吵——吵，吵！”这是陆娃子的川音高腔，陆娃子早就已经起来了，他在家排行老六，又是个标准的三天不吃大米饭就腰杆疼的川人，大家喊起他来，也会撩起他那个川腔，把个六娃子前松后紧巴巴实实在在地来喊起：陆（六）——娃子！好在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

“起筐（床）了，起（吃）房（饭）了，马上就要库（出）发了——”这边又是洋芋蛋吃洋芋疙里疙瘩鼻腔里不透气的声音。洋芋蛋是个甘肃娃，他和其他甘肃人一样，都有着那么一种显著的标志性的健康特征，两个脸蛋蛋子长得个红扑扑的，那是一种跟黄土甸子山沟沟里的红苹果一样的颜色，红扑扑的成熟与粗喇喇的土气。

胡朋亮着嗓门，叫喊声中还带着童声的一口痞子津腔：“泥（你）妈妈的，这儿是个嘛？这不是个周扒皮吗？这天黑的比他妈高玉宝那前儿还黑……这儿，这儿，起那么早，这儿是干嘛呀……”他已经起来了，趁着昏暗的灯光；正小心地收拾着自己的那个花被子呢，他打小在天津老家就有尿床的毛病，肯定又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他小子向来睡的都是骂都骂不醒，打都打不哼哼的死猪一个，今天他怎么就这么勤快，看来黄泛区一定不小，就是决了海河口子，也不是一个

小口子。他害怕地窝子里的人再奚落取笑他，开他脸上实在是挂不住的玩笑，再让连里的女青年们偷偷地在背后议论他，他只有早早地起床，悄悄地来收拾了。他一边扯着嗓门，一边将叠好的被子盖在湿漉漉的尿渍上，这是他的老把戏了。

也是难为他了，他也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为了能骑上他梦里的高头大马，在新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炮炮蹶子挖挖趟子威风威风，就谎报年龄死缠磨，好不容易才得以穿上了这一身让他为之梦寐以求的军装的。

有人给他说过，狐朋狗友啊……有的人恨他，还会这样叫他。哎，猪场杀猪的时候，你去要上一个猪尿泡来煮着吃，保证两个就能治好你这个尿床病。他小子哪有这样的脸皮去要什么猪尿泡啊，就是白送给他，那个又臭又骚的玩意儿，能咽得下去吗？我哪能受得了这样的腌臢作践，这不是当着大家伙儿抓我的脸吗，骚我的面子吗？边军说了，什么猪尿泡狗尿泡的，你别信那么多。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到时候啊，嘛玩意儿都没了，都会自然而然地好了，别成天老想这些个没用的东西。等你娶了媳妇，你想冲你老婆一毛渠一干渠的大水，我看你啊，到了那个紧要三关的时候，还不一定有那个本事了呢。还是边军说得好，他还是信边军的。

“讲得来赛，讲得好哩。”来赛张口“来赛”闭口“勿来赛”，大家便送给他这样一个外号——来赛。连里靠自己一嗓子喊出来的外号有好几个人呢，什么老天爷了，什么邪门了，就是因为自个张口闭口的口头禅而得名的。他是个上海支青，他很在意自己这个雅号。葫芦海子这个小小的蛮荒之地，人们都不喜欢称官称叫大号，当面背后人人都有着这样或那样雅或不雅自己愿听不愿听的外号。上海人嘛，说好就是来赛，说不好就是勿来赛。来赛这个雅号，他也认为不错，也就欣然地笑纳了。在这个地窝子里。他是唯一的一个上海支青。来赛以上海人的精明，讲了半句又留了半句，夸得清爽还又夸得糊涂啊。

“贫嘛？贫嘛？人都起来了，还放那么多臭屁干嘛，有嘛用？等会儿食堂关门了，想吃可就来不及了，到时候你吃嘛呀？”小不点听到胡朋在那里咋唬，就不耐烦了。

连长张大炮做了要求，食堂定时开饭定时关门，军垦连队吗，哪能开饭不开饭腰来腿不来腿来腰不来的，凡是睡懒觉吃不上饭的，那就对不起了，这回记着了，下回就不会再饿着了。部队就要有个部队的样子，连队就要有一个连队的作风嘛，吊儿郎当稀里麻汤的，那怎么能行。小不点和边军、胡朋哥儿几个都是从天津支边来的，几个小伙子挺黏糊，小不点这样甩上一句，虽然不怎么入耳，但心里还是袒护他的，毕竟都是一个车皮进疆的，一个马勺舀汤的，平日里都是彼此不分你我地厮混在一起，在大清早上班的时候，你满嘴尽说些没用的不着边际落后分子才放的那些淡屁话，那是干嘛？

“今天这个搭搭地咸萝卜，酱酱地就是个好吃得地很。”傅树彪这个老转一边吧唧吧唧地咀嚼着，一边还自言自语地。

连队里都称呼转业军人为老转，像他这一小字辈的，人们也还是称呼他为老转。这个老转的称呼，在十九连在十八团在兵团，那可是个响当当硬邦邦的。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大班宿舍里，同一辈差不多的年龄，可是见他成天装出一副不入流不随俗就是不一样的干部模样，动不动还要践一践老转的牌子，拿一拿干部的架子，也就不好和他染搭了。没办法，人家年纪轻轻的就是比自己牛，就是有这么一块钢板板嘛！每当大家羡慕他的时候，就会从那张难辨声色却张扬着青春活力长满赖蛤蟆疙瘩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满足和得意。

人们也都知道现在的葫芦海子十九连，已经逐渐由复员转业军人露脸使劲了，有人还敢这样说，还牛的不行了么。有好发牢骚敢喋怪话的人，还在底下说着这样的顺口溜，转业军人掌大权，支边青年跟着干……后边编派的还不少哪。

边军在朦胧中感觉到赖货、陆娃子、洋芋蛋、小山东、么事那边也都已经叮叮咣咣地起来了。听到了犄角旮旯里咂巴咸菜和唏溜唏溜的什么声音，那不就是天天喝的能照见人影的苞谷面糊糊吗？

他好像又看见了司号员憋得通红的腮帮子脑门子，连耳朵脖子也都胀得血不刺拉的……噢，不是的，这不是司号员的小号，是前进这小子的大喇叭了。

怎么眼前还冒出了那个巴小伙的影子，他怎么跟我纠缠在一起了。他是个重庆巴人，我是个天津人；他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我是个支边青年；连里的人都说他和我长得像亲兄弟，还说什么长得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笑话！我和他有嘛关系，我这样一个革命的支边青年，怎么能和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像嘛亲兄弟，这不是开戈壁滩上的玩笑吗？没边没沿没个哈数的事情嘛，这不是随随便便作践人吗？

他想挣扎着坐起身来，他不想让哥儿几个说自己这样的稀松，不想让满地窝子的人看自己的笑话，你说要是再让老家的父老乡亲邻里街坊知道了我这个熊样子，这哪里还像一个兵团的军垦战士啊？

怎么？一阵嘎嘎飞起来的姑娘们的笑声，就像东戈壁滩老龙河流淌到葫芦海子清凌凌的雪水，是那么清脆那么悦耳。怎么好像还看到了水汪汪么妹的笑脸，怎么一会儿又变成了一副莫名的表情，她是在笑我这么熊包吗？不就是这点夏收割麦子的劳动吗？这算个嘛呀？咱就是再装熊，也不能在她面前这样啊。再说了，在连里的大会小会上，我也是一再地表示了决心，我们革命青年就是要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英雄当模范，虎口夺粮比比看，作为兵团

的一名军垦战士，这点劳动这点苦这点累，这儿算是个嘛呀？

“边军，现在几点了，还不起床？什么时间了，还赖在床上！”

这个武大锤子怎么又转着回来了。武大锤子就是这样一种人，喜欢在大班宿舍吆喝两嗓子他那个好听的河北弯弯腔，尤其是喜欢在年轻人面前跄一跄他那个老转的派头，哎！这头河北叫驴。

武大贵吆喝完了，人又就随着他的声音到别处显摆去了。这时候，大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边军听得更加清楚了。

“团党委积极贯彻师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中央‘二十三’条，从团机关到各分场到各基层连队，广大干部战士要真正认识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要开展好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运动……”

“哐当”一声巨响。

“谁呀？”什么时候了，谁还有这种闲情逸致，火都窜到屁股眼了，两眼一抹黑的还举什么杠铃啊。这个杠铃就是用几个拖拉机的导向轮串起来的大铁疙瘩，是地窝子里的年轻人天天练疙瘩肉的玩意儿。哎，是小不点那家伙！这个家伙真是闲得蛋疼闲得学驴叫，说叫他就叫上了。

“| 15 61 50 | 15 61 50 | 15 61 23 21 | 15 61 5 | ……”

边军在麦草地铺上眯缝着眼睛，看见胡朋蹬着他那个两轮子自行车，已经叮叮当当地冲出门去了，他嘴里还合着小不点的节奏吹起了口哨，天津快板书啊！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

赖货这小子，可能眼睛里的芝麻胡都还没睁开哪，大嘴就唱上了河南豫剧《朝阳沟》里的情歌。有人说那不是情歌，反正人家河南娃是把它当成情歌在唱呢。他也是在说，我已经走出地窝子的门了。哎——“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蓝笔点来我红笔圈，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墙边，咱两个抱定有共同志愿，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

地窝子的门天天都是大开着的，大喇叭还在黢黑的夜色里炸响着。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查清政治上不合格的人员，清查‘三反’、‘五反’运动中漏网的贪污案件。”

宿舍里人已经都走完了，只剩下边军一个人了。他赶紧起身，把上衣往肩膀上一甩，也顾不得床上的被子了，转身就往门外跑去。

他迷迷瞪瞪地跑出了老远，才发现自己的镰刀忘了拿了，这到了几公里远的麦子地里，还不让大家把我给笑话窝囊死啊。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屎慌屁慌脚

步慌。

“泥（你）妈妈儿地，武大锤子是一个什么货色？他和小寡妇究竟是一对什么野鸳鸯？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他心里可是磨叽着呢。

二

说起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说起自己是一个兵团的人，十九连的干部战士男女老少，那是没有一个不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从五分场到十八团，再从十八团到全兵团，只要一说起兵团人，你就可以从他的或者她的脸上，看到那么一种别样的春天，那是一种久居荒滩戈壁，才能看得到的开着鲜花滴着露水的春天。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前面还冠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哪，喝——喔哟——唉哟喂！大家都会发出这样由衷的感慨，说着海河水黄浦江水汉水太湖水味儿，或者浸润着皇城根儿朝吉都遗风的家乡话。大家自豪骄傲得不行，别说前面还有一个人人羡慕的牌牌子了，知道不？

南腔北调也罢，政治身份高低贵贱也罢，早革命晚革命打着红旗进新疆迎着红旗起义的，散兵游勇胡闯游荡被收容的，走西口躲饥荒盲流到新疆的，还是政治运动失意戴帽两教的判刑流放新疆期满释放的……这也罢，那也罢，反正，我只要是一个兵团人，我有了一身这样的军装，我，阿拉，俺，咱……就是这个新社会的一个新主人了，就这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这就叫俺们兵团人骄傲啊。

十九连的大会小会上，指导员周正进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讲解着兵团的历史兵团的光荣。

他浓重的胶东口音很想说得再标准再轻松点，可是越说越吃力越棒槌，听的人也觉得沉重。胶东大舌头，尽在嘴巴里疙里疙瘩地打圈圈，还抻不展，不到几分钟，嘴角就开始倒起沫子来了，时间越长，白沫子越多，沫子越多，他说得越起劲，白沫子一会儿被他卷起的舌头舔到了嘴里，一会儿又被他倒磨了出来，一说就会给你整上几小时，要不是有个太阳在天上走着，他会不停地给你说下去。可不是吗？大前天下大雨，刮风下雨当礼拜的休息天里，他就给大家从早上讲到了中午，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要不是坐在旁边的干部提醒他，食堂的老炊们说了，要吃下午饭了，他还不一定让你散会哪。

大会上，坐在前排的人，还冷不丁地会让他那含糊不清的唾沫星子喷到脸上。葫芦海子的人都知道，开大会的时候，要尽量往后坐着，嗨！要不然的话……话再说回来了，十九连的干部战士还是爱听他作这样历史传统和形势教育的报告，都觉得周指导员的政治理论水平还是蛮高的，好在他的胶东口音大家都

能听得懂，不像五分场有些领导的老广腔么事调，一满子南蛮话什么的，那根本就是梧桐林子芦苇稞子里叽里咕噜的鸟语嘛，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南蛮子说官话。

“我们新疆是在1949年9月和平解放的，兵戎未卸征尘未洗啊，广大解放军官兵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屯垦戍边的命令，就转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军垦事业建设。我们兵团从全国各地招收了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又吸收了当地的农牧民……”当然了，周指导员每次说到这里，没有也不会讲在兵团还有不少的右派分子和一部分服刑人员。这是从1951年7月开始，兵团每年从河南上海四川等地接收过来的调犯，多数是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肃反等运动中捕判的，还有一些是合作化及统购统销运动中捕判的。刑满了就不回去了，兵团的建设在吸引着他们，再说了，反正到哪都是干活吃饭，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回到原籍，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连队上把他们叫作新生人员。

“我们这股强大的建设力量，汇集成了春天里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了浩瀚的亘古荒漠，在天山南北迅速建立起了一个个屯垦戍边的军垦农场……”

周指导员的报告，很是激昂很有诗意。他逢会必讲，大会小会都不耽误，好在大家都爱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说的兵团的光荣，就是我们十九连的光荣，就是我们每一个军垦人的光荣。

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蒙古语的意思是野猪出没的地方，虽然比起南疆那个进去出不来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要小点，不是那么荒凉，那么寸草不生，这里也有大沙山大沙包，还有不少的绿色沙漠植被，不少的沙漠野生动物，所以说这里是野猪出没的地方，一点也不算夸张。

进入十九连的道路不怎么成形，当然，在荒滩戈壁上原本就是没有什么路的，满眼都是沙包梭梭红柳铃铛刺，说没路，在这些间隙之间，你想咋走就咋走，尤其是走到了沙包之间的空旷地带，你就撒开丫子跑吧。沿着已经干涸了的一条古河道，弯弯曲曲左拐右拐逶迤北上，人们趟过芦苇荡，越过红柳丛，穿过胡杨坡，绕过梭梭林，翻过几座硕大高耸的沙丘，蓦然间才能发现它的所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边军看着眼前的景色，可喜欢这样有板有眼地朗诵了。

十九连这个地方，有人说叫作尹协克帕提，是维吾尔语，意思是陷毛驴蹄子的地方，这不是“一陷可怕的”吗？说起来拗口，听起来怪诨口的。有人说叫夏合勒克，意思是长骆驼刺的地方。有人说叫阔尔吉勒尕，是哈萨克语，荒凉墓地的意思。还有人说是叫夏尔特热，是梧桐窝子的意思。你看，北沙窝的戈壁荒滩那么大，羊放到哪里去了，牛跑到哪里去了，骆驼又浪到哪里去了，到底是什

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了嘛。

据说有那么一天，大家突然发现这个海子，就像强银亮从河南老家引种的菜葫芦一样，肚大口小嗓子眼细，好进不好出的家伙啊。咱们十九连这个地方，不也是一个菜葫芦吗？再形象不过了。像！不错，葫芦海子就这样传开了。

葫芦海子，顺溜顺口又形象，可就是这么一个好端端的名字，偏偏又让连队上的那个好事者胡日鬼说得个不堪入耳，那家伙说啥，他狗嘴能吐个象牙吗？他说，十九连这个地方嘛，是属狗屁眼的，好进不好出。哎，你说这个甘肃侏子缺德不缺德，是不是个胡日鬼的人？看来是一点也不冤枉他。好歹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有口无心爱倒沫子的家伙，就像戈壁滩上摇摇摆摆一身骚臭乱晃荡的野骆驼，爱反刍爱倒沫子，冷不丁就会给你喷上一脸一身骚腥的唾沫星子，让你腌臢膈应的几天缓不过劲来。

十九连的大门口，还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关隘呢。说它是个关隘，那也是蛮形象的，要不怎么会叫它葫芦海子呢。在进入连部道路的左右两厢，一边有一座近五十多米高的巨大沙山，雄伟高耸在那里。说它是个沙山，就是因为大家太敬畏它了，它太大太高了，在茫茫浩瀚的北沙窝，就数它们两个最为抢眼了。

沙山上硕大颗粒的黄沙在戈壁烈日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连里的文化人都说，葫芦海子这地方是个宝地，不仅是个粮仓，还是个金山，北沙窝肯定还有着数不清的宝藏，什么石油石英砂芒硝什么的，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两座沙山骄傲地矗立在道路两旁，每当人们走到这里，它都给人一种需要依偎着的感觉。陆娃子说得对，我一看到哦，就想到回起屋头安逸安逸哦，舒展舒展地哦——听，就是他拖起的这个川腔，就会深深地感染着你哦。

边军这小子的荷尔蒙，就比别人来得早来得旺盛，这样的没个出息。每当他走到这里，他脑瓜子里，就会不由自主地幻想出这是——对年轻女人的奶头子，你说你发的什么青春吗？他还有漂亮的说词呢，说这是两座奶头山，是两个什么骄傲的乳峰，有山就有峰嘛。这小子咋就知道那么多的邪门歪道？他说是书上说的，小小年纪，你看什么不行，你看什么黄色书籍吗？连队里的文化人多，都从老家带来了大箱小包的书籍。唉，人家从书籍里汲取的是革命的维生素，你小子扒拉的却是封资修的氮磷钾……前两天，他去给陈卓还书，还没有露出什么话头，就让人家这样日撇了一通子。

眼前十九连这两座沙山，确实是让女人看见了脸红，男人看见了心跳：坚挺且丰硕，浑圆而柔软，柔美优雅的曲线，滑溜细腻的胴体，还有那种让人情不自禁的色彩，叫你不看都不行。年轻人下班了，还都喜欢爬到这个沙山上亲近亲近，还站得高看得远，可真是惬意极了。当大家喘着粗气登上沙山，横爬仰卧在它的躯体上，就会有那么一种纯净细腻的柔情在感染着你，当你触摸它，把它捧